



日軍佔領下之滿洲

沈越石

引言

光陰荏苒，九一八事變迄今，快三載了！在這三載的過程中，日本帝國主義者安然的把那一百四十五萬方公里的地面及三千二百萬的居民列入自家的版圖。這種收穫的迅速，實在是出乎日人意料之外。

在具歷史嚴重性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危機深入的當兒，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奪得東北，實在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前途，彷彿得了一服興奮劑。

但，興奮劑的功能，我恐亦只止於興奮作用而已。我們只要看一看日本軍閥當其奪得滿洲之後，馬上宣傳日人是能夠把滿洲變作『人間的天堂』。可是這人間的天堂，現在究竟怎樣？這在日本軍閥口中也97781許會說滿洲是很景氣的。比方荒木他本人就說過：『滿洲雖然還有土匪，但其他各方面的進步是很迅速的。』日本資本主義的代言者朝日

新聞，亦會重述過荒木的話而廣為宣傳。可是事實勝於雄辯，荒木雖狡，終亦不能不承認滿洲之有土匪。實際上滿洲豈止僅有土匪而已？因此作者為使國人明瞭在日人鐵蹄下蹂躪的滿洲民衆實況和滿洲危機，而草是篇。

日滿經濟統制下的日資在滿勢力

所謂日滿經濟統制政策，其實亦即是謀把滿洲經濟置於日本國民經濟的範圍內，而美其名曰經濟提攜。換言之，即是謀以滿洲經濟為日本國民經濟之一部。而所謂（一）日滿完全結合也。（二）日本工業化，滿洲原料化也。（三）日滿雙方分業化也。都不外第一將滿洲作為日本之商品輸出地，第二將滿洲作為日本之資本輸出地，第三將滿洲作為日本之原料供給地。日滿兩地的工商業，在統制政策下都不互相衝突。在過去日本軍閥與日本資本家，因為對於滿洲的投資問題，亦各

97782 懷有不同見解。在軍閥方面，則把滿洲當作一個冒險得來的新戰爭根據地，所以極力主張在滿發展戰爭所必需的各種財源。不論與國內的資本家利益衝突與否，他們的首要目的，是在計劃軍用道路之建築。換句話說，日本軍閥是要把整個的滿洲，作為反對蘇聯的砲台。所以在去年的春季，日本政府曾預備以十萬萬日金，投資滿洲，以進行各種軍事意義的企業。但日本資本家則無論工業及農業，都把滿洲當作一個競爭者，所以很不熱心投資。在滿洲佔領後之兩年內，私人投資之總額，不過三萬萬日金。總之日人的投資到滿洲工業農業者，實在少數。茲為明瞭日本在滿的資本活動勢力，與剝削中國民衆，略為探討如下：

(一) 收買土地與投資農業——日人在滿洲農業政策其第一個任務為收買土地。因土地所有權獲得後，乃能用封建的剝削方法來敲榨農民。一九三二年四月滿洲政府所頒佈的『外人租用土地章程』和成立了所謂『日滿土地開拓公司』，都是用來剝削農民為對象的手段。比方他們在外人租用土地章程裏，規定了外國人在滿能獲得永久的承佃權，這樣，日本資本在滿的胡鬧就得到了無限的憑藉。沒收，強奪，銷燬地契，因債務而佔取土地，無代價的把土地分給日本人及高麗人。而所謂日滿的開拓公司也者，則簡直是一個大規模的高利貸。他們用着二三百萬公畝的土地，租給中國的農民，而必要農民們取得十個人的連環保。這樣的使農民羣衆，跳不出日本高利貸的掌中，而滿洲的農產品，從而落到日本資本家的手裏。

日人對於滿洲的農業政策的第二個任務，那便是所謂武裝移民。在過去曾移來三批，每批五百人。日本政府願對於這些移民每人津貼一千五百圓之鉅款。此外復從而大批的移殖高麗人。據可靠統計，則此際滿洲已有八十萬高麗人。又日人刻下正在預計再移殖十萬人。日人都把他們組成保衛團，而由日人指揮。他們並且竭力的挑撥中國人與高麗人之衝突。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國人卻減少了許多。從前在一九三〇的年頭滿洲尚有二十三萬五千的新移民。到了一九三一年就只有六千人了。一九三二年就不同了，到滿洲者為四十一萬四千人，離滿洲者卻有四十九萬八千人，反而流出八萬五千人。

日人對於滿洲農業政策的第三個任務，就是設法使滿洲的種植成為日人所需要的。特別是軍事上所必需者，例如因為棉花的種植而成立了『日滿棉花栽培協會』，資本一百八十萬日金。米的種植則從十萬公畝增至七十萬公畝。此外日本現方在積極計劃牧馬和提倡種植鴉片。在這樣日人的設施之下，最痛苦的那當然就是下層的農民！

(二) 關於工業方面——日本在滿之工業政策，為奪取中國人的企業，或把這些企業適應於日本的需要，並發展有軍事意義的工業。例如中國人的大煤礦西安，鶴立崗，北票，奶子山，已經落到了日人的手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日本拓殖省曾計劃組織一個『滿洲炭礦公司』，資本一千六百萬日金，同時又成立了『滿煤油公司』，資本五百萬日金。最大的金礦亦在日本人的手中，成立了『日滿採金公司』，資本一

千萬日金。此外還成立了「日滿化學工業公司」、「製鉛公司」、「日滿製鐵公司」、「林業公司」等，其資本都在幾百萬以上。

在軍事方面，則瀋陽兵工廠已入日人手中，並且從而擴大了哈爾濱的施高德木材公司，被日人買去了。東北大學的機器廠被日人接收去了。日本在滿之最重要工業建設：(一)爲鞍山製鐵所，年出生鐵四十八萬噸，鋼十八萬噸，精鐵二十萬噸。(二)爲硫酸廠，年出十八萬噸。(三)爲大石橋鎂之開掘與製造廠，年出六百萬噸。(四)爲在瀋陽建築的橡皮製造廠，已將完成了。以上列舉的都是日人在滿積極擴張軍事計劃的榮華大者。

(二)關於交通方面——日人的在滿建築鐵路，是要把滿洲所有的鐵路都歸日人支配。並且他的目的不在經濟建設，而在軍事運用。這是在反蘇的戰線下必然的手段。同時他的附帶作用，是在乎包圍中東路而把它變成死路。

自從日本佔領滿洲以來，已完成的鐵道，計有七百五十公里，汽車路則有四千公里。在日本方面，還有個十年的築路計劃，其最終的目的，將使滿洲有二萬五千公里的鐵道。此外對於航空事業，亦很注意。不但開了許多飛行路線，同時又在瀋陽成立了一個航空公司，以統制民間的航空事業，其資本爲五千萬。

97783
(四)關於商業方面——日本佔了滿洲之後，其商業之所以能夠長足的進展者，無疑地他是握有滿洲的完全支配權。約言之，則不外下

列原因：(一)日本在滿完全獨占了定貨權。(二)日人享受完全的關稅優待權，並能無限制地進行偷運商業，還有日本政府，資本家，造船家，軍隊，「滿洲國」都在努力給日本商業一些便宜。因此日本商業在滿的發展，這是必然趨勢。例如日人的紡織品，一九三二年輸入關東者爲一萬零四百碼，一九三三年則爲一萬七千八百碼。同樣絲織品及日本麵粉，都得到劇烈的激增。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滿洲人民，日見貧困，其購買力大爲縮減。

同時日人不僅壟斷滿洲的商業進口，並且從而壟斷滿洲的糧食出口。他一方面建築了許多新鐵路，以奪取中東路的商運。又利用土匪攻擊中東路之沿線，以妨害中東路的貨運，阻止滿洲的貨物由海參崴出口。

(五)關於金融方面——具有三千萬資本的滿洲中央銀行，代替了從前的中國半官銀行，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吉林銀行，齊齊哈爾銀行，以及交通中國之東三省分行。其作用爲節制貨幣流通，並發行紙幣。截至一九三三年夏，中央銀行已發行了一萬一千二百三十萬元的紙幣。而現金與現銀的準備，據官方宣佈，則爲七千六百一十萬元。此中央銀行尚承受了過去各銀行的舊紙幣，但新銀行在收回舊紙幣時，官價較市價爲低。因此新紙幣又趨於跌價。

由是觀之，日本的金融貨幣政策，是不在整理過去的貨幣，而反以滿洲的貨幣制度遷就其本身的利益。而所謂滿洲的預算也者，則無定

97784額，這是因為他無法計算日本軍隊之消耗與開支的緣故。總之日人用武力奪得滿洲以後，瘋狂似的擴張軍備，他們對於農民是繼續的加強了封建剝削與壓迫，他們的投資勢力，無論在何方面，都是使滿洲變成了完全殖民地。

所謂滿洲的景氣？

在上面我們已把日本資本在滿勢力，分析了一陣，然後知道了日人的在滿投資，是不願滿洲的死活，而是遷就其本國的利益。然在日人口中，尤其是在日本軍閥口中，卻在謳歌着滿洲現在是怎樣的繁榮。我們在這裏爲闡明滿洲的危機，再把滿洲經濟的畸形性，探討如下：

所謂滿洲景氣的徵兆，究竟是表現在產業的那幾部門呢？只消我們略一檢討，則從昭和五年至八年（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水泥的生產額增加：由一九一、三六三噸至一九二、三二三噸，石灰由一三、四八九噸至三、七八七噸，磚瓦由九四、四二一十塊至一一〇、三一七千塊，製材由四一七、二二〇石至八八四、八五八石，銑鐵由三、四八、〇五四噸至四三三、五二三噸，鋼鐵由一一四至二八一噸。這些生產部門一見顯然的，是土木建築材料和軍器材料的生產，最爲顯著。

其次在貿易方面，則爲輸出入的增加。在輸入上：鋼鐵及製品由一六、〇七〇千僞海關兩增至二五、六三九千僞海關兩，車輛由七、五

七七僞海關兩增至一四、五四二千僞海關兩，木材由三、三六六僞海關兩增至六、一七八千僞海關兩。在輸出上：銑鐵從三、六八八千擔增至八、一二五千擔，石炭從四、三四七千噸增至四、五三八千噸，硫酸阿莫尼亞從二五九千擔增至五五九千擔，白臘從八九千擔增至二八三千擔，油脂從一七千噸增至五〇千噸，鹽從二六一千擔增至四四〇千擔。這亦都是充分表現在輸入方面是土木建築材，在輸出方面是軍事原料的增大。

更就物價來看：則爲水泥、鐵、磚瓦，等建築材料騰貴最甚。

根據上面具體分析以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便是滿洲的所謂景氣，是以軍事的計劃爲中心，無論生產、貿易、物價，等各方面增多騰貴，根本上都是建立在軍事的基礎之上。由於這樣畸形的發展，決定了滿洲農業的衰落，其實不僅是衰落，現在已經是廣汎地恐慌。這種現象，實在不僅是農民的自身問題，而且成爲了僞國的政治危機，直接影響着那些榨取農奴的地主寄生階級及高利貸的死活，龐大的滿洲農業社會，此際已經從基礎上發生動搖！

誰都知道，滿洲所依爲根據的農產物是大豆，而這大豆的最重要市場是德國。本來滿洲的大豆，已經是受着半殖民地限制而發達，是以殖民地的農產物資格而負着成爲國際商品的運命。然而在殖民地的農業恐慌，和一九二九年美國交易所恐慌爲發端而發生的世界工業恐慌合流，滿洲大豆遂受着德國油房需要量減少，和油料子實價格

下落的兩重壓迫，加以一九三三年德國公佈賦課豆粕內地稅的命令，更使這種壓迫加甚。運輸出荷蘭的豆油，以日本市場為中心的豆粕，需要都減少了。因而促成了大豆的價格下落。茲假定昭和四年滿洲的大豆、豆粕、豆油的輸出額為一〇〇擔，可是昭和八年的輸出大豆已降至八五擔，豆粕則降至七六擔，豆油則降至六八擔。在百分比上，近幾年來已經減少了百分之十五以至百分之三十二。

同時在這種輸出的減少，卻亦反映到特產或其他物價的價格下落。大連的躉賣物價指數，假定昭和四年都為一〇〇，昭和八年的大豆則跌至七八·三，穀類則跌至七二·二，調味嗜好品則跌至八八·五，肉類跌至九九·三，衣料跌至八七·九，夠了夠了，不必列舉大多。由此看來，即穀類的價格下落，比較其他商品為最大。入了慢性恐慌階段以後的價格下降，這是農民們的致命傷。即就上面說過的豆粕豆油輸出減少相關聯的油房方面，亦可看出這些情形來。豆粕價格在昭和四年十月至八年十月，下落百分之三十八，豆油價格在同一時期，下落了百分之五。而豆粕的生產額的減退，全體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四。

其次就土著工業中主要部門之一的麵粉業（磨坊）來看，也和油房同樣的處於衰落，麵粉業在國際上原有着競爭，加以昭和七八兩年的水災和原料品質的不良結果，不獨北滿的麵粉不能夠向南滿發展，卻反使外國商品在南滿市場上橫行闊步的侵入北滿，尤其是失去中國市場的日本麵業。這樣一來，以長春為中心的麵粉業，遂致呻吟於

外國商品壓迫之下。結果北滿在昭和四年至八年，減少百分之三十四，長春減少百分之九十五強。

隨着農村疲憊而引起棉紗布工業的沈滯，尤其是棉紗布方面的沈滯，不僅是因為農村購買力的減退，同時還有日本品的極大威脅。

上面所述的雖然都概括記載，然我們於此亦可從許多的數字中去看滿洲在日本的鐵蹄下，顯現着經濟的畸形，和農村衰落的嚴重性，決非是日人所能以一手掩蓋的。

滿洲的危機

農業是滿洲的基本，所以滿洲的居民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是業農的。在沒有被佔領之前，滿洲之耕種面積為一千六百萬公畝，糧食收穫為二千二百萬噸。而一九三二年的耕種面積則減少了百分之十五，收穫量則減至一千五百五十萬噸了。一九三三年的耕種面積更減少了。據日人的統計，謂減少百分之三，但實際上恐減少了百分之五六。因為耕地的減少，和滿洲經濟的畸形，農民們的生活，越發恐慌。在這裏我特地摘錄關於滿洲農民痛苦深刻的幾段新聞，根據滿洲官報：

「呼海路沿線居民貧困萬分，所有的牛羊與狗，都吃了精光大多數的馬都瘦得不成形，幾乎不能再耕田了。許多村莊已無人住，海龍一帶常有易子而食者。」（大北新報，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黑龍江省富庶之區如綏化、青岡、望奎、拜川等縣之飢饉很厲害，

97786 居民以草根樹皮爲食。春荒時餓死甚多，以致許多地方沒有人煙。『滿洲報』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海字林西報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亦曾登過了一篇關於滿洲的文字說：『黑龍江之因飢餓而死者已數萬人，每日常有數百人自殺！甚至有吃人肉者。』

黑龍江省的日本顧問說：『各種事件破壞了黑龍江省的農民，恐怕三年內還不能恢復原狀。』（哈爾濱新聞同年六月二十四日。）

滿洲國官辦的工業月刊說：『到處的糧食與牲畜，都被搶劫一空，居民所遭損害甚大。農村工人之工資降低了一半。去年收穫較好的地方，尙足自給，其餘各地，多不能恢復其原狀了。』

瀋陽商會發表：『因海外需要的激減，大豆行市慘落得不成話。北滿的農民，把大豆作爲燃料，較之把大豆送到市場者爲有利。』

夠了夠了，這就是所謂「人間樂土」的「滿洲國」！

在這種情形之下，各處的農民叛亂成爲必然趨勢而無可遏止。舊軍官所領導的抗日軍，雖在一九三二年被日人擊散。而另外的抗日軍，卻依然存在。日人都稱這些抗日軍士爲土匪或「紅鬍子」。當然哪，這許多的抗日軍裏頭，也許有些變成紅鬍子，這因爲他們是沒有政治的目的。更有些還受了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指使，在各處劫掠，並在中東路東段，殺害並擄奪蘇聯國民。然有許多抗日軍則確是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組織的。這不僅是保持了了他的政治意義，同時亦實踐了階級

鬪爭。

日本軍閥爲着粉飾太平，在內閣會議時，祇說滿洲有匪七萬。然據官方消息，則謂有十萬。實際上滿洲的抗日軍像熱河一省，已足夠七萬，總數當在二十萬左右。

這些抗日義軍常常大肆活動，但我們還要知道這些抗日義軍參加者多爲貧苦農民，不堪壓迫。至於地主和富農多半是不敢參加，或反而受了日人的利用。

其次在農民的戰爭中，共產黨的作用亦頗值得注意。在間島地方，雖日軍未佔領滿洲以前，共產黨與高麗聯絡，勢力已經很大，年來又有許多救國軍如王德林等部及大刀會。據日本報登載，現在這些軍隊，已經完全成了紅軍。總數約有七萬人。其中參加軍事行動者兩萬人，有鎗械者只三分之二，在赤色軍所佔據的地方，已確立了人民政權，或稱蘇維埃政權，又從而組織了許多青年團與童子軍及婦女隊。一切大事皆決於人民大會，處置漢奸的手段甚嚴。有許多村鎮如嘎雅河，黃門，煙筒拉子（三者皆譯音）等地，都有共產黨的突擊隊。

總之，無論紅軍的目的如何，與受人利用與否，其爲「滿洲國」的大患，這是無可問言的。關於他們活動消息，日本報紙是很少登載的。縱然有時登了一小段，亦不過是稱他們爲「現代的紅鬍子」。曾有一家報上，這樣的說過：

「紅鬍子很激烈地反對『滿洲國』與日本，他們的行動，像是瘋

狂一樣，無情的恐怖，無選擇的洗殺，常把居民殺個精光，但不能阻止他們的活動。」

日本帝國主義者，亦似乎看到了癥結所在了，所以在去年的十月哈爾濱新聞有一段這樣說着：

『農民的困苦日深一日了，這就是反日份子在農民中活動之好園地，也是共產黨工作之良好條件，這種情形是很可怕的……爲着避免大不幸的發生，我們奉勸官府速籌解決農民問題的機關。』

可是帝國主義者，因爲內在的矛盾，怎樣的能談到解決農民問題呢？這樣的建議，簡直亦不過是一個空的欺騙罷了。日本軍閥他亦明知

如此，所以他爲着統治滿洲張本，故意的獎勵滿人吸食鴉片，藉以促成居民墮落與腐化，而消滅其抵抗心，以減少民族解放運動。這亦是見日人的心勞日拙。

最後，我要警告我國民衆，東省的三千二百萬同胞，現在是已瀕於水深火熱的境地了，然而他們前進勇士，尙在掙扎抗日。反觀國內，則年來祇有空言長期抵抗，實則毫無準備。塘沽協定以來，上恬下嬉，一若危險時期已過，殊不知寇的深入。如果我們睜開眼睛去看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無形中，華北亦已等於滿洲。吁，亦可嘆矣！